

张石山散文随笔选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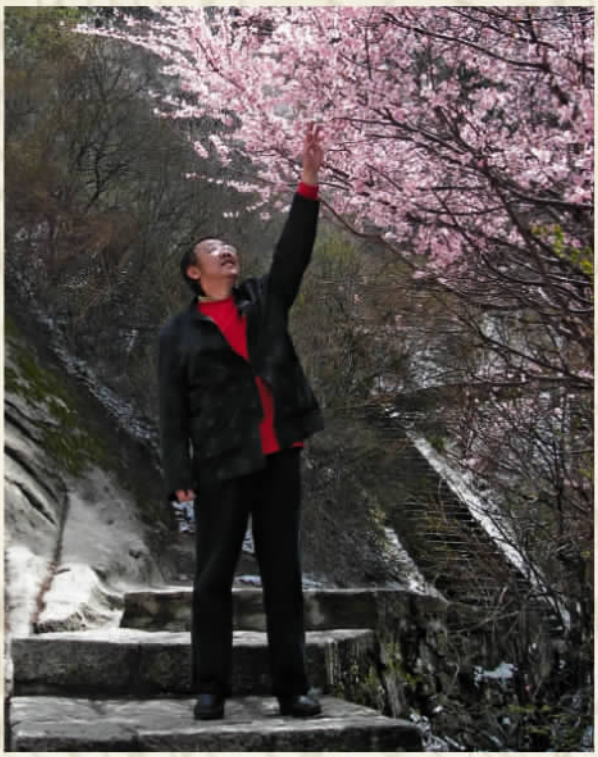
叙述的乐趣

XU SHU DE LE QU

张石山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张石山，曾任《山西文学》主编，山西省作协副主席。1981 年被接纳为中国作协会员。一级创作员。

早年主要从事小说创作。有小说《镢柄韩宝山》、《甜苣儿》两度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《镢柄韩宝山》、《单身汉的乐趣》、《母系家谱》、《神主牌楼》等。

另外，著作有诗集《永远的三月》、散文集《爱河之源》、随笔集《叙述的乐趣》、民俗文化集《人间耳录经》等。

2000 年前后，出版了实录自传体长篇《商海炼狱》和“走马黄河”民俗文化考察研究长篇《洪荒的太息》。

改编创作过电视剧多部，有 20 集连续剧《后水浒英雄传》、20 集连续剧《兄弟如手足》、二十集连续剧《吕梁英雄传》等。

2009 年，台湾秀威出版社出版纪实长篇《穿越——文坛行走三十年》，文化思考专注《拷问经典》。

叙述的乐趣

XU SHU DE LE QU

张石山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自　序

无价码的清贫

始有一部分人富起来，既而沿海特区兴盛发达。屡有号召要提高知识分子地位，只证明着他们的地位不曾提高。于是他们就有机会保持清高，穿起精神的长衫，傲视群小。他们的贫穷贫寒便也与众不同，格外雅致，叫做“清贫”。

清贫，以我理解应是一种境界。好比难得糊涂：聪明难，糊涂难；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

砍柴挑水，无非求道。开悟之前做什么？砍柴挑水。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，进步到哪儿去了？

清贫，大约就是这样一种境界。

清寒、贫寒，我们是太熟悉了。这是我们曾有的状况和此在的现实。这类字眼与清贫近义，内涵却相去太远。

西方人为减肥不乘轿车而步行，便有人沾沾于中国老太太爬六楼多么利于健康。你以为他在说相声，他偏一本正经如此认为。至于渴望发财却又没有能力改变贫寒处境，转而就糊一顶“清贫”纸帽招摇过市，自欺欺人，最多算是一则幽默。

处境贫寒，却又并不全然在于个人能力。学富五车，三国外语；皓首穷经，博学鸿辞；下笔千言，倚马可待；学术建树，著作等身——病榻前

方才补评了副教授职称，分一套两居室还说是落实了什么政策，因而感激涕零，结草衔环无以为报。如此寒士，所在多多。这种境况就接近悲剧了。

这时，我们很难幽默。

“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人民未解放”，近年报章已不再聒噪。倒是“十亿人民九亿商”之类民谣大为流传。敢于承认落后，勇于追求富裕，时代毕竟不同了。

但我们的作家文人，铁肩担了道义，妙手也善写文章。大众的日子远远没有达到小康，文人自身也多数仅能温饱，便早早地担了一份心思：生怕财富腐蚀了我们纯洁的灵魂。据说，这叫精英意识，又称终极关怀。伟乎其大，危乎高哉。

以东亚儒学文化圈而论，亚洲四小龙，富足起来的社会自然有其伴生的富贵病，但人们的灵魂是否已遭腐蚀、是否已经堕入地狱，大可商榷。

古话虽说“富贵生淫逸”，但也讲“贫寒出盗贼”，更有一句“衣食足而后知荣辱”。都是道理，都有道理。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

文人墨客喋喋不休所卖弄的那点“关怀”，实在不合大道，不够人道。骨子里人格仍然传统，抱定“为富不仁”、“无商不奸”等等观念来批判现实，这批判因而颇有刺鼻的霉味儿。

物欲可能横流。在中国倒是物欲未曾大大横流，有待横流或难免横流。何况，物欲多半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；何况，芸芸众生平头百姓所巴望着的不过首先是物欲的满足。我们读了几本书，能写几个字，会思索一点问题，所思所写者便和大众欲求拧着劲儿，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？

见不少巨贾小贩，整日价孜孜以求，我们难免替他们发愁。我们街上卖老豆腐的一位老者，见他从五十岁卖到七十多岁，脏腻腻地愈卖愈老。星级宾馆豪华套间内的款爷们，则电话频繁，合同催命，风险投资，夜不成眠。人生一世，赤条条来去，只需骨灰盒子一个，忙个什么？我们却只能公允评价，这些人在欲望杠杆的撬动之下乐此不疲，满足私欲的同时造福于社会。

这些人，也许动机并不高尚，结果却是利己利人，利国利民。

当然，他们也就天生与清贫无缘。

贫穷的人，引车卖浆者，可能智识高深、情趣风雅；富足的客官，也许内心空虚，俗不可耐。当然，也可能穷酸兼了恶浊，豪富偏生清隽。清而贫，贫而清，甘于清贫，安于清贫，应为难能。难能则可贵，清贫故尔无价。那是一种洒

需要全本请访问

脱的气度，那是一种安之若素的状态，那是某种风骨，那是某种境界。起码，我自量距离那境界相当遥远。心向往而不能至。

曾看到一位学者著文介绍某田园诗人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脱离诗坛到京郊农村落户，自身直接步入田园而不再写诗。噫！得其所哉！

处境窘困而喊清贫，或者是因了无奈。“我很丑，但是我很温柔”，听者无需师旷之聪，闻弦歌而知雅意。

处境优越而讲清贫，或者就带了矫情。

清贫者那里会自诩，那里又企望他人认可？

这题目于是可能一说便俗。

“清贫”二字，十足高级的汉语词语，担心翻译家将它介绍给外国人会失其神韵。

安贫乐道，庶几近之。

中国人得意时尊儒入世，失意后崇道出世；清浊犹如忠奸，哪里能如评话小说一般简单分辨得出。

无价码的清贫，难度量的清贫，于是或者只可用来表述某种生存境况。至于达到清贫境界，浮躁如我，断不敢言。

以我的拙眼来看，四周却也茫茫。

念天地悠悠，前或应有古人，后或当有来者。

（发表于《随笔》1996年1期，入选1995—2004《随笔》作品精选《随笔佳作》。）

目 录

自序：无价码的清贫 / 001

都市的咒语

排队 / 001
挤车 / 003
马路 / 005
公园 / 007
公厕 / 009
医院 / 011

今古奇谈

诸葛何尝善用兵 / 013
绝代英雄数曹公 / 017
和番哪怕不昭君 / 020
歌舞帐下犹美人 / 024
三郎拼命何猖狂 / 027
妖精三打孙悟空 / 030
千古罪人赵匡胤 / 033
成吉思汗谁家汗 / 036
报国无奈愧精忠 / 039
杀人魔王张献忠 / 042
婊子怎生多牌坊 / 045

语言的馆舍

山西有个老大爷 / 048
少小离家老大回 / 050
远上寒山石径斜 / 052
古原最美夕阳红 / 054
斯诺“害怕”为何情 / 056
山西话里多入声 / 058

酸甜苦辣细细品 / 060
语言馆舍是家园 / 062
文字仓库大囫囵 / 064
倭寇成了麻胡子 / 066
山西方言真倜傥 / 068
符号的解读 / 070
禁忌的存在 / 072
直觉的磨损 / 074
艺术的循环 / 076

文学的反思

激昂而盲目的吹奏 / 078
观念嬗变的痛苦 / 081
英雄崇拜的怪圈 / 084
独腿巨人的无奈 / 086
有文化的阿Q / 088
谢绝圣人楷模 / 090
无权居高临下 / 094
叙述的乐趣 / 097
我与书 / 099
叙述虚构 / 105
小说创作随想 / 112
无雪的暖冬 / 117
五十知天命 / 118

温柔之海

阅读伏羲 / 120
夹生旦 / 126
膜拜大地——《盂县古话集》 序 / 134
民间数学智慧 / 141
温柔之海 ——关于女性的话题 / 146

序言捡拾

师尊马烽 / 148

焚尽膏骨，烛照烽台——远去的马烽老师 / 152
我们有权参与——汉城奥运会后重读《强国梦》 / 157
贫瘠的奢华——读张锐锋散文近作 / 160
话说钟道新 / 163
古城灵韵化芝兰——读王西兰新作《大唐蒲东》 / 167
文明的精灵 ——读冯潞专著《晋东南密码》 / 171
携手行吟——序侯讵望散文集《路上》 / 174
拿云心事托少年——印象唐晋 / 176
珍藏的诗心——话说诗人古董商雪野 / 177
仁者爱人——序徐建宏《文朋列传》 / 180
潜藏的卓越 ——徐建宏文集《尘世笔记》序 / 181
闻道有先后——《彭图小说》序 / 184
大地的吟唱——杨志忠小说集序 / 186
书神效天宇 诗情追浩大——读钮宇大古体诗词集《笔耕余韵》 / 188
水边丽人——说葛水平 / 191
生命焚烧的光芒——评陈为人作品《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》 / 193
从容的通俗 ——且说胡经伦 / 194
拒绝阉割——刘淳与他的《中国前卫艺术》 / 198
蒙斋读史——读后感言 / 201
文采光耀 诗心珍藏 ——阅读翟耀文 / 202
我思故我在——序崔庆和文集《实践与思考》 / 204
书写未来 / 205
仁者爱人智者知人——《石涛悟语》序 / 206
达于大道——读崔达道先生摄影集 / 208
生命的光环——赏读三晋五家画作 / 210

自序选萃

你将如何走过历史——自序《穿越——文坛行走三十年》 / 212
未来世纪的考古索引——《拷问经典》自序 / 214
一苇渡江——《拷问经典》前言 / 217
九转丹成——《拷问经典》后记 / 219
草根经典——《人间耳录经》自序 / 220
为小人物立传——回顾《镢柄韩宝山》的写作 / 221
《单身汉的乐趣》后记 / 224

历史的担当——剧本《吕梁英雄传》自序 / 225
当代的抗战——剧本《吕梁英雄传》后记 / 231
手足的关注——《兄弟如手足》后记 / 233
走马黄河的预想——《洪荒的太息》自序 / 237
走马黄河狩猎心得——《洪荒的太息》后记 / 239
《洪荒的太息》创作谈 / 241
《洪荒的太息》对谈录　张石山•唐晋 / 243
长歌短调唱儿郎——诗歌集《永远的三月》自序 / 248
《攻城》后记 / 254

弃裱褙书（代后记）/ 255

都市的咒语

排　队

人类文明进化的每一个历史时代，都市皆是人类所建造的辉煌存在。在当今，都市简直就是现代化的具象。当考古学家到荒原去山野发现与验证人类曾有的历史文明的时候，现代人在都市建造着行进中的文明历史。

就我所知，在某些北京人的心目中，外地人即便是都会级的城里人，只要不会像他们一样用鼻子来哼那种京片子，那就是土包子。而在多数上海人的想象里，除了“阿拉”上海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乡下。农耕文明托举出中世纪的伟岸城阙，工业文明建造了现代都会，都市人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异化。他们仿佛中了神秘的魔法。人所建造的都市似乎变成一种怪物，反转来蛊惑着人们。好比人们发明了机器，机器原本是人的手臂的延长物，而机器从被人制造出来之初就异化为人的对立物与反叛。都市，无声地念颂着种种反叛的咒语。

我是在太原出生的，从两岁上被送回农村乡下随祖母生活，直到十二岁来太原读中学。在此期间，我每个假期都要来太原探视父母，应该说与城市并不曾隔绝往来。何况我正式作为城市居民，有城市户口，吃市民供应，已经有四十年之久。然而我至今与城市生活有些格格不入，不知是都市不肯接纳我抑或是我拒绝都市。在这种格格不入的对抗当中，我发现了城市创造出了许多它特有的名堂话语。或者说，我破译出了现代都市的若干咒语。正因为如此，都市与我就更加格格不入。

咒语之一，是为“排队”。

最早，几乎只是出于本能的抵触，如果在乡下我最害怕的是推磨，那么在城里最恐惧的就是排队。

乡下农家孩子，小小年纪砍柴挑水什么不干。而推磨，绕了磨道不停地旋

转，“路遥遥而不远”；耳边是单调重复的石磨声，“雷轰轰而无雨”。磨眼很小，箩子很细，三两升面，足足要绕着磨道转一晌午。那是一种折磨，那是一种惩罚。没有任何劳动的欢乐，只会令人急尿急尿。

来到城市，几乎干什么都得排队。而排队给人的惩罚与折磨，不知要超过推磨多少倍。买菜买粮，称盐打醋，要排队；吃食堂，上茅房，也都得排队。买二分钱芫荽，排十来丈长的一支队伍。有人插个儿，前边打起来；有人上厕所，傻傻地站在末尾。队伍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，与你焦急的程度成反比。越是快要排到跟前，速度就越慢；而你越焦急，那芫荽会变得越少。十次当中至少有五次，当你排队排到目标跟前时，那目标会从你的等待与盼望中消失。

在那无处不在的排队的等候里，人的生命被残酷地消磨。宝贵的时光，奇妙的青春，在几乎毫无意义的排队中飞逝，极乐鸟一样飞去再不回来。无奈的诗人们说：

漫无目的的等待中，我站成一棵树；蹲成一只邮筒，躺成一段荒芜的海岸。

——现代诗便这样诞生了。

如果说，在短缺经济时代过去之后，城市居民买菜再不需要排队；那么，许多无形的队伍依然存在。都市，从来都不曾收起“排队”这一条咒语。

等候分房子，人们要排队。等候评职称，人们要排队。著述等身、学富五车，患了不治之症，排队排到病榻临终方才补评了什么副高职称，家属分得一套两居室住房，感激涕零，结草衔环无以为报。而分房子怕高，评职称嫌低，乃是人之常情。牵扯到具体利益、生活水准、社会地位以及国人特别看重的面子。因而，排队固然焦心上火苦恼无聊，人们依然不得不来排队。

据某些学者的某种理论分析，我们的社会是什么“官本位”体制。即便是普通老百姓，也能注意到自下而上越来越高同时越来越窄的那种官僚阶梯的存在。普通科员，想当副科长科长；科长希望能够升任副处长处长；处长们盯视着副厅长厅长的位置。纳入这个阶梯或者已然登上这个阶梯的人们，在这一特殊的队伍中更得排队。插队加塞儿的情况时有发生，卖官鬻爵的丑闻也寻常现于报端。事实上只有少数幸运儿可以攀升到那阶梯的某一档次，更多的排队者不期然之间白了少年头。偏是升达相当高度的幸运儿，还要吟唱苏学士东坡翁的《水调歌头·中秋》，说是“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。

听说城市户口要实行开放政策，眼下农村人巴望进入城市的热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。好比有人希望成为北京上海的市民，上海北京的主儿却又希望出国；又好比山村女孩子想嫁到县城，县城的姑娘们却瞄准了省城；现代化城市奇妙的吸引力在它周围造成了源源不断涌来的队伍。

人们在不停地制造差别，差别在不停地煽动欲望。人们造出各种各样的队伍，然后苦恼而愤怒地、焦灼而无聊地来排队。

都市板着冷漠的面孔，念动它的咒语。各种各样的队伍层出不穷，每一支队伍都十分拥挤。

排队，排队。

火葬场浓烟滚滚，似乎只有这儿是拥挤的现代都市的一个排泄孔。

但即便在这儿，人们依然得排队。

挤　车

本世纪末，流行一句口号，叫做“全球一体化”。这口号无论多么伟大神圣，令人不敢苟同。首先，所谓一体化是以传统的欧洲为中心，以西方的价值尺度为标准；其次，在这样的口号之下，极其可能取消世界原本应该的多样性。多样性的消失，个性的消失，那简直就是世界的末日。

全球一体化与现代化两个口号，不知哪一个可以涵盖另一个。而我们注意到，包括中国在内，走向现代化的世界正同时走向了城市化。城市的数目越来越多，原有的城市则规模越来越大。如果说城市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，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，是人类社会的进步，那么，任何进步都必须付出代价。

城市对土地资源的占用是最为显而易见的。何况几乎每一座城市都被它自己所排泄的垃圾所包围，污染与破坏着环境。各方面的惊呼此起彼伏，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危及着“可持续发展”，城市却在继续蔓延膨胀，如大地肌体上的癌变。

城市嫌小，要叫都市；都市还不够响亮，改称都会；都会分了级别，许多城市又要努力成为世界级的大都会。大都会，都会，都市乃至城市，大有大的难处。居民太多，住房紧张。而人们住在哪怕是现代化的大楼里，鸡犬之声不闻，也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。人们要上班，要上学，要购物，要逛街，交通问题于是成为一个问题。步行利于健康，有助减肥，事实上不可能所有的上班族都步行。你硬要步行也允许，住在朝阳区十里堡，上班在海淀区中关村，竞走运动员也得走三个小时。

为了提高速度、节约时间，各种代步工具应运而生。人们造出了自行车和摩托车，小轿车和大轿车。神奇的大自然让飞禽进化出翅膀，让走兽进化出腿脚，让鱼类进化出尾鳍；造物主却百密一疏，他不曾让动物进化出行走的轮子。是大自然的骄子人类，创造出了轮子。人类从此可以借助轮子的连续滚动来代替双脚的交替移动，如太乙真人为哪吒装上了风火轮。

据说发达国家私人拥有小轿车的比例相当高。这当然不能证明美国的月亮比我们的更圆。用同样公允的道理来讲话，报纸电视上总是报道外国地下撞车天上掉飞机，丝毫无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交通难题。中国人，中国各大都市里的人，私人有小轿车的不多。除了出租车，满街跑的各种豪华次豪华的小轿车倒是不少，但那不是私车而是公车。那是各级官员也就是人民的公仆们为人民服务而不得不乘坐的，公仆们很辛苦，坐车坐得屁股疼也毫无怨言。人民是国家的主人，市民属于人民当然也是主人级别，因而能够免于屁股疼痛不坐小轿车。大家愿意走路呢，既锻炼身体又减肥。好比六层楼不设电梯，让小脚老太太来爬，实在好

处极大。不想走路，可以骑自行车。不想两条腿那么穷折腾，还可以坐公共汽车。

公共汽车票价并不贵，一般说来也还平稳快捷。人们上班逛街完全坐得。缺点倒也有，就是有些挤。不知到底是因为人多还是因为车少，平稳快捷又便宜的公共汽车总是很挤。所以，我们的都市就又祭起它的一条咒语：挤车。

就我极其随意的浏览所见，中国作家们写文章说到挤车的相当多。足以说明挤车在中国都市的普遍性与深入人心的程度。

挤车，首先是站台上挤。汽车停靠过来的时候，大家从狭窄的车门往车上挤。争先恐后、当仁不让、舍生忘死、你死我活。发扬钉子精神，不忘楔子精神，简直有不怕被挤死的精神，几乎还有不惜挤死他人的精神。车门那儿分明发生了骚乱，接近爆发了战争。不明就里的旁观者，会以为车门外是地狱、车门里是天堂，或者外边水深火热、里边月白风清、鸟语花香、有夜莺歌唱、有天使飞翔。

几乎小死一回，简直得庆生还，终于挤上车。且不说号称“无人售票”其实是“有人不售票”，挤上去之后发现还不如在下面。车里人挨人，人挤人，大腿纠缠着大腿，胸膛贴着胸膛。两个男人或者夹着一位女士，不知那叫热狗还是三明治；女士的手臂被挤在下面抽不出来，抓住的又不知是鸡蛋还是火腿肠。有扒手乘机作案，第三只手进行工作；有流氓搞地下活动，行话说那是“划火柴”。男人前边衣兜内的钱包不翼而飞，女士后部的裤裙上给画了地图。病弱者呼吸困难，心脏病发作；没有心脏病的也喘不上气来，几乎要窒息。

曾经在站台上舍死忘生向车上挤的人，这时恶毒诅咒后来者继续往上挤。下边的人会说那是“饱汉不知饿汉饥”，仿佛先行挤上去的人吃到了什么好果子。

终于到站，下车。犹如刑满释放，脱离苦海。被束缚的四肢得以舒展，原来自己的胳膊由着自己摆动。被挤压的肺大口吸入污染的空气，饥不择食。有一位刚出车门，外套上的所有扣子“哗啦啦”掉在地下，在车上时连扣子都没有落地的自由。

车上已经那么挤，大家别再往上挤不成吗？

不成。即便是对号入座的剧院或者火车，买到票子的人们保证有座位，人们还是要挤。捡票口永远会挤成一团。因为大家已经形成了某种习惯，否则不会上车。

公共汽车那样挤，大家不去坐它不成吗？

不成。你让我们长出翅膀飞着去上班、去逛街吗？这是抬杠。是你先抬杠，因为不让我们坐车首先就是抬杠。这不是抬杠。这是都市里的实际情形。市民人民，不得不然。

这是都市的咒语。

人们早已中了魔法。

马 路

所谓城市，城也市也。城阙伟岸，市场繁荣。中世纪的城市几乎都是以其城垣作为标志，而城垣或者只是人类最初聚居的村寨堡垒的模仿放大。万里长城，无论派生出多少伟大的意义，在最初，它只是帝王的家天下的围墙。

城市里必然要设置街道，以利人们的出入行走。城市越大，街道或者就越是宽阔绵长。但那也不过是村镇街道的模仿放大。

而在现代都市里，街道不叫街道，叫马路。自从街道称作马路，马路这个名堂也成为都市的一条咒语。

马路，是外来语。不知是音译还是意译。以其中文字样顾名思义，那准是与外国城市早先以马车作为主要的城市交通工具有关。至少在电影电视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马车与马路。车声辚辚，蹄声笃笃，有某种异国情调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直到建国初期，少见多怪的乡下人说起城里的马路仍然充满着神秘敬畏。马路！柏油马路！山汉土包子走上去，不小心就要摔筋斗！

如今的马路，人们早已见惯不惊。依据它的功能用途，切割十分细碎。两边的步行道，特别称作人行道。下了马路牙子，是自行车道，或者叫非机动车道。再往里，是机动车道。按照车辆大小速度或者档次，又分做大车道与小车道。步行者要穿越马路，还有人行横道。斑马线，分割线，停车线；马路隔离墩，隔离栏；过街天桥，穿越地道；路灯，交通灯，绿化带；电车线，汽车站；站牌，广告牌；灯箱，垃圾筒；警察岗楼，噪音监测器；等等等等。

马路，对我们已经毫无神秘可言，也几乎不存在任何情调。

而除了瘫痪病人、初生婴儿，或者在家破译人类奥秘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的气功大师，一般市民经常要上街，要和马路打交道。城里人因而不得不日日面对这城市的又一条咒语。

马路，总是繁忙而拥挤。城市里由于人群聚集，通过马路这城市的通道上的人流量成几何级数增长。人群麇集程度有如蜂房或者蚁窝中的通道。“车水马龙”、“万人空巷”，这些成语产生于昔日的城市，何况当今。人流涌动，磨肩擦背，挨挨挤挤，体臭熏人。车辆穿梭，喇叭震耳，道路壅塞，尾气污染。你想到马路对面，会找不着通道，等不来车流的空隙。那么你乘车过去如何？又往往比步行还要花费时间。繁忙的马路使你更加繁忙；拥挤的街道因你的出现而增添了拥挤。

马路，又是那样冷漠而陌生。满街行人，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。包括你在内，人只成为某种符号式的存在。你的欢乐与悲哀，与你的同类们无关。人们会围观各种事故的现场，后来者接着围观那些围观者。而几乎所有的围观者围观事

故现场与围观街头杂耍的表情没什么两样：有一种旁观者的兴奋，兴奋的背后是看客的冷漠。你也许是个热心人，你的热心终将在总是冷漠的马路上变得冷漠。

相比之下，在熟悉的山村或者集镇，你到街上的感觉要好得多。满街都是熟人，即便仅仅是中国式的问好“吃过了吗”，你听着也亲切。爱漂亮的女人穿了一件心爱的时髦衣服上街徜徉，她知道是展示给什么人来欣赏。好比作家的创作，有一种期待视野。

今天的天气朦胧胧阴，
小奴家上窑头晒麦根；
奴家我本来是晒麦根，
俺婆婆说我是瞭后生。

阴天，晒什么麦根？分明是成心招摇，还要埋怨婆婆。这首民歌就有点诙谐幽默的意味。而且，它不仅细腻地描述出小媳妇复杂微妙的心理，同时反映出小村庄青年男女偷情作怪的某种可能。民俗与风情，总是远离着都市。

城里的女孩子包括男孩子、女士们以及先生们更爱打扮，女人爱漂亮，男人爱潇洒。红男绿女，招摇过市，绘制着都市马路风景线。但漂亮与潇洒在都市的马路上同时也就被淹没，个人只成为都市风景画上的一粒色斑。

姑娘们也许特别在意自己在马路上赢得的回头率，满足着某种虚荣。然而，陌生人的回头一瞥，绝没有熟人欣赏的甜蜜与温馨。那点虚荣，与山村里窑头边晒麦根的小媳妇的好心情不可同日而语。况且，那回头一瞥也许不怀好意。因而城里有“色狼”这可怕的名词，有“马路求爱”这种荒唐的把戏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喜好虚荣就要付出代价了。

马路上，难免会出交通事故。今天冷漠的围观者，也许明天会被人冷漠地围观。

马路上，还有都市的特产小偷和流氓。不仅要抢东西，甚至要抢人。

马路上，有诈骗团伙，有算命先生。他们在时时算计路人的钱包。

马路上，有许多吃江湖饭的，繁华的都市在他们眼里恰恰成为狩猎的丛林。

人们建造了都市，都市里开辟了马路；马路上于是繁衍出它身上特有的种种寄生虫。

马路本来是要人们行走的地方，相当平坦，甚至十分宽阔，有严格的交通法规，有维护秩序的严厉的警察。但几乎每一个城里人都有这样的记忆：从孩提时代，从出生之初，从他能够独自上街，他就听到大人们喋喋不休的警告——到马路上可要小心啊！

这是马路借人的嘴巴发出的咒语。

公　园

公园，是本世纪才在中国流行的新名词。它是相对于皇家园林和私人园林而言的公共园林。

皇家园林，如北京的颐和园、承德避暑山庄，规模浩大，气度恢弘。私家园林，如苏州的留园、拙政园，小巧玲珑，匠心独运。这些园林都辟为公园，使普通市民老百姓都可以游览欣赏，政府与人民皆为此而自豪了许多年。政府为人民服务，担其名而行其实；人民当家做了主人，至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哈哈，西太后的花园，如今咱们也能进去游玩！值得回家写日记。事实上，不少过来人恐怕真的写过与此有关的日记。

公共园林，过去也有。比如著名的杭州西湖，说李慧娘故事的《游西湖》是几乎同样著名的一出传统戏，还有白娘子与许仙西湖相遇而有一段传奇姻缘。不知那时的西湖是否向游人收取门票？

还有寺庙道观，香客可以随时前往随喜，瞻仰壁画圣像，听高僧老道座上说法。乐意布施，我佛广结善缘；清苦书生，甚至可以反过来在寺院食粥借读，善哉善哉。这些地方绝对不收门票，也不叫公园就是了。

随着都市的现代化，公园成为都市必有的一大景观。从公园对城里人的诱惑而言，这名堂也不妨说是都市的一条咒语。

公园，用石头堆些假山，人工开挖个把湖泊。远离自然的人们希望接近自然，人造自然却首先就背离了自然。高明的，烟柳堤岸，小桥流水，或者让人心旷神怡；拙劣的，大红大绿，堆砌丑恶，破坏审美，叫人堵心。花钱买了烦恼，生一肚子鸟气。

植物园、动物园、水族馆、爬行馆，建造者多半为着赢利，参观者无非为着猎奇。兽中之王狮子、老虎懒洋洋睡大觉，狼在笼子里惶惶游走；自由的骄子雄鹰在铁笼的网眼里注视蓝天，海豚海豹在一个小水池里给游客表演顶球跳火圈。成人们剥夺了动物的自由，将它们关押起来，又叫儿童们来给动物喂食，说是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爱心。这中间的道理多么拗口，怎么能给我们的孩子讲得明白？

工作日人们没时间，双休日大家又一块有了时间，几乎所有的家长们带孩子来逛公园，公园于是十分拥挤。为利用家长们的爱心来赚孩子们的钱，曾经相对疏朗的公园壅塞了许多游乐场。“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；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”。绿树成荫的人民的公园简直变成了“绿林”。

人造的湖泊翻吐泡沫，泛着恶臭。臭气熏得人要吐，随地吐痰罚款。假如你不幸被小偷绺窃，甚至被歹徒抢劫，你休想顺利找到负责保安的大爷；而你不小心丢一小片烂纸，执法的大娘就在你身边埋伏着。撕票罚款，动作闪电一般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